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视域下剖析《狂人日记》的叙事内涵

黄榆晴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541006;

摘要: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在文艺领域研究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凭借深刻的思想、别具一格的崭新样式有着强大的文本张力和“力的结构”。本文立足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理论视域, 以《狂人日记》为文本研究对象, 运用“异质同构”“心物关系”“闭合原则”等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理论对狂人的心理机制以及展示“吃人社会”的文本张力进行分析, 以期探究《狂人日记》深刻的艺术思想对于国人精神生长的拯救性意义。

关键词: 格式塔心理学; 异质同构; 《狂人日记》; 张力

DOI: 10.64216/3080-1494.25.04.038

引言

研究背景及目的

“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 是20世纪初发轫于德国的一个现代心理学派别。“格式塔”一词本意是指事物的形式和形状, 但在完形心理学中它被赋予了“形式在感觉中生成”的内涵, 具有“通过审美主体知觉整合使之完形”的意蕴。在文艺领域,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研究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其基本观点和原则很适合现代主义作品的分析, 在重视知觉感悟和整体意识的东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 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它有着强大的文本张力和“力的结构”, 是《新青年》杂志的新文化阵地上破开的一道振聋发聩的雷鸣。它凭借深刻的思想、别具一格的崭新样式, 直要去掀翻那几千年来“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其中狂人意识流动过程的叙事、怪诞的意象组合成的整体氛围、“艺术留白”式的结尾等文本特征, 天然适合用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心物关系”、“异质同构”和“闭合原则”等基本观点进行解析。基于以上分析, 现尝试运用格式塔的理论来探究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通过对于一个身患“迫害症”的精神病症的狂人的心理活动描写, 以期揭示“吃人者”和“真的人”背后渗透着鲜血的封建时代, 并触碰到在碎片化叙事下整个封建礼教“吃人”后残血的齿痕, 借以展示癫狂与理智觉醒的高呼下对于束缚和压抑人性的腐朽文化的反击, 由此探究《狂人日记》深刻的艺术思想对于国人精神生长的拯救性意义。

1 “异质同构”下狂人的痴狂与觉醒

1.1 “月光”与“启蒙”之间的心物关系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在知觉活动中, 作为对象的物

理现象、精神现象与社会现象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大脑生理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形关系, 它们相同的力的结构存在着同形契合的特点。即当客观外物与人的内在情感的力的结构相吻合时, 就会达到此“异质同构”的物我合一之境。《狂人日记》中多处出现了对于“光”的意象描写, 其中“月光”的景象描写反复呈现。第一章开篇即说: “今天晚上, 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 已是三十多年; 今天见了, 精神分外爽快。”而第二章中则说: “今天全没月光, 我知道不妙”。在短短的几句话之间, 狂人的两种精神状态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内心的害怕彷徨与否跟“有无月光”紧紧联系了起来。在自然界中, “光”是黑夜的对立面, 代表着坦坦荡荡的白昼;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 “光”的意象承载着真善美的指引和高远的人生境界等精神内涵。因此, “光”常常给人以温暖的生理体验, 进而与人们追求的智慧、勇气、启蒙和开导的心理经验建立起了关联性, 形成了同质化的状态。

“月光”照亮黑暗世界的特质与“新思想”涤荡黑暗世间的乌合之众的力量都具有冷静光明的觉醒的结构上的相似性, 即物理场中视觉里的“清明月光”在狂人心理力的结构中对应着能够冲破三十多年里昏暗封建教条的新式力量。在月光的照射下, 狂人变得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敏感, 对现实的洞察更加深刻, 意识到自己三十多年来都在发昏, 发现了“赵家的狗”看他眼神的反常, 看似突然发狂, 实则是在月光下产生了洞悉时代的觉醒。月光通过狂人的视觉系统在大脑皮层引起了生理力的活跃, 这活跃的生理力成了心与月光之间沟通的媒介, 由于月光与新思想内在结构的相似性, 狂人借助这层特殊的心物关系透过月光来体验被新思想启蒙而冲破三十多年蒙昧状态的认识的飞跃和觉醒的快感, 从而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反抗的欲望之火。

1.2 “人”与“兽”的同构

在狂人的眼中，人与兽之间没有分别，都是要“吃人”的。在第四章中，狂人看着蒸鱼想到：“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突出且僵死的鱼眼的生理属性包含着吃人的力，给狂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刺激并产生了厌恶的情感体验。狂人把在周围环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和内心燃起的反抗力经验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向与“吃人者”同构的“兽”的形象移入了警戒与极端厌恶的情感移入而产生审美移情作用。狂人从“鱼眼的狰狞”联想到吃人者瞪着的“怪眼睛”，在知觉上产生了同构，模糊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都散发着毫无生气的僵硬和吃人的渴望。在第三章中，人和“赵家的狗”也已经接洽，“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都预备着吃人。到了荒年人便“易子而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把孩子作为食物杀死并使用；听说“馒头蘸血舐治痲病”便为了自己的存活把同胞的血肉作为一味药引用来治病；从易牙的儿子吃到徐锡麟再到狼子村的大恶人，所谓“坏人”是应该被“油煎了心肝吃”的，也理应当被“食肉寝皮”的，“吃人”的历史一脉相承，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名头，人便像兽一般丧失掉了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力，愚昧健忘地在同胞的苦痛之中寻求着快乐，肆意践踏人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来获得畸形的满足感。此时的人已经完全丧失掉“何以为人”的根基了，而完完全全沦为兽类，在普遍的病态心理下集体失常，唯独作为疯子的狂人能够看出并质疑这人吃人的沦丧与绝望。

2 “具有倾向性的张力”下狂人理智与失常

2.1 “文言识语”与“白话正文”产生张力

《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就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备受关注。这明显地表现在全文由看似完全割裂的两部分文本组成：一部分是由叙述者“余”讲述的文言识语，另一部分是由狂人叙述的十三节的白话正文。文前附的识语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用“余”的叙述有意与正文日记的叙述者“我”拉开距离，在理性的状态下用流利的文言文和传统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叙述。而正文部分是狂人“我”在疯癫的状况下用不太流畅的白话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的。

据文言识语部分所讲，后文的日记部分是由“余”“撮录”而成的，即并不是完全天然的“我”的文本，而是经过删减和改动的，并且以“供医家研究”为由将其公开，用“迫害狂”的医学诊断公开“我”的私密，抚平了读者窥私的道德自责，轻巧地将“我”的血泪呈

现给世人观瞻。文言识语中这个看似冷静抄录日记的“余”实则是在以文言视角居高临下地向世人分享“我”的疯狂，看似在为朋友着想，但真实意愿则有可能是封建礼教对“我”的侵犯和迫害的共谋。在文言部分“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里平静的叙述下，这仿佛不过是一场寻常的病愈后的平淡的光景，可当进入白话文时，这样平常的场景就立刻燃烧成了“我”心中惶惶然的“救救孩子”的嘶喊。文言世界里认为“我”有着疯病，对于“我”发现的吃人的现状充耳不闻，只等着我加入同样的行列，用“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的话语为狂人打上疯子病愈的标签；而在白话世界中，“我”却是失常世界中唯一窥见“吃人真相”和“被吃危险”的正常人，在极度的惶恐中一次次挣扎，用最强烈的质疑来劝转和对抗吃人者，主动寻找大哥与之讲述吃人的历史和真相，试图从大哥开始改变吃人的现状，达到启蒙的理想。在这两种不同的叙述变化中通过倾斜形成了“倾向性张力”，产生了运动感，我们在这种不动之中的“动”亲历狂人的困境。若相信文言结局，白话文部分不过是一个精神病患的癔症；若相信白话结局，就会发现文言世界与封建礼教共谋的黑暗现实。这两种认知之间的倾斜摇摆产生了巨大的审美的“张力”体验。

2.2 闭合原则下“空白艺术”的张力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知觉者看到一种有缺口而不连贯的图形时，在心理上倾向于自动将其补充完整，还原成一个整体。这在中国文论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论重意境，强调“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的空白含蓄之美。这正是运用完整与不完整之间的巨大张力，来吸引审美主体的视觉注意，进而调动主观想象力成就独特的艺术空白之美。《狂人日记》以“救救孩子……”为结尾，这戛然而止的呼告留下了巨大的文本空白。人类的大脑对平衡的追求天然渴求完整的结局，当答案悬而未决时，便必然焦灼地寻求和追问，本能地想要填补“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空白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在重复狂人经历的困境。就像狂人思索发问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表面是待拯救的纯净孩子启发着我们试图去用启蒙成功、推翻礼教等美好的理想拯救和闭合这个故事，但深层次中，“孩子”早已是封建礼教吃人秩序中黑恶的一环了。读者幻想拯救的孩子早已在“娘老子教的”之下，成为新的预备的吃人者。回看文言识语中也悄然给出了答案“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狂人病愈后重新做官又融入封建体制之中了，读者幻想中待拯救的孩子已不存在，填进空白中的每个答案都成为了误判，认知中的格式塔无法达成闭合的状态，无法获得满足，形成了一个极富动感的包孕性时刻，在缺憾

中形成巨大的文本张力。

2.3 “重复”意象强化文本张力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中的“重复原则”是指通过重复使用相同的元素或形式,使审美主体在感知中形成一种和谐、稳定和统一的整体体验。“吃人”在《狂人日记》中是出现最多次的重复词语,“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者毁灭人的肉体,在吃人的社会中人人有份,每个人都是吃人的剥削者。“我”在失常的吃人世界中首先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围攻,赵贵翁、孩子们都用怪样的眼色看“我”,就连“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接着便受到来自家族的审判和矫正,大哥领来了何医生给“我”看诊,实则也是想分一块人肉吃的刽子手,在狂人看来,是一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崇崇,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的让人鄙笑样子。张着嘴的死鱼、狗吠无不像吃人的人,开篇需要用整段文字描述的异常的恐怖社会景象经过“吃人”的重复意象的渲染,产生了知觉抽象性而形成了“礼教吃人”的知觉概念,简化为最原始的黑暗。但“吃人”意象的重复出现中狂人发现自己也吃了妹妹的肉并绝望地嘶喊“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此前重复构建的“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对立观念顷刻间崩塌,在这吃人的社会里并不存在纯然无辜的被害者,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身份在每一个人身上共存。这里造成的力的结构的差异性在作品中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最终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格式塔整体。

3 总结

在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原理的视角下,《狂人日记》通过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展现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核心理念——艺术形式与人类知觉机制的深度统一。狂人有着爆破一切的决心然而又孤立无援,他是这失常的昏暗世界里的一束精神斗士的亮光,嘶吼着战斗要“救救孩子”却又重新被卷入无尽的封建礼教之中。审美主体在碎片化的阅读中主动填补了空白,形成了对封建社会“吃人”格式塔质的总体认识。文本则在通过狂人疯癫的语言与理性批判的并置形成审美张力。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同质异构”“具有倾向性的张力”等观点对于理解鲁迅先生在文中隐含的启蒙意识的反思内涵的探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启示着我们对传统话语神圣价值的祛魅,加强对独立性人格的建构,从吃人的可怖和愚昧中脱离出来,去夺回属于人的知觉和主动权。

参考文献

[1]叶奕杉.日记体叙事的发生:《狂人日记》与新文

学的格式变革[J].文艺评论,2025,(03):35-42. DOI:10.16566/j.cnki.1003-5672.2025.03.002.

[2]陈漱渝.从“吃人者”到“真的人”——鲁迅《狂人日记》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2025,(02):41-46. 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5.02.003.

[3]苏泽,宋楠.从《狂人日记》中“光”的意象看鲁迅的启蒙意识[J].汉字文化,2024,(18):157-159. 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4.18.018.

[4]柳九萌.《狂人日记》“吃人”主题阐释与现实对照[J].新楚文化,2024,(18):31-3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8.008.

[5]李欣悦,张守涛.试析《狂人日记》中的“重复”意象[J].名作欣赏,2023,(36):57-59.

[6]范国富.寻找“人”,建设“人”——重申《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起点的价值与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2023,(10):22-31. 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3.10.012.

[7]蒋薇.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D].西南大学,2021. DOI:10.27684/d.cnki.gxndx.2021.000344.

[8]闫敬一,邹志远.谈《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意象[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9,33(02):10-12.

[9]杨纪一.《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J].农家参谋,2017,(19):253.

[10]张钰.此“反封建”非彼“反封建”——《狂人日记》被误解的价值[J].文艺争鸣,2017,(09):159-165.

[11]张志彪.《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再探[J].鲁迅研究月刊,2016,(03):14-20. 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16.03.004.

[12]李杨.是人吃人还是礼教吃人?——鲁迅《狂人日记》的再解读[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35(04):91-93. DOI:10.13356/j.cnki.jdnu.2015-0063.2015.04.020.

[13]董昌秀.格式塔视觉组织律在文学中的应用[J].文学界(理论版),2011,(04):244-245.

[14]高晓琦,余占宏.透过“格式塔”看文学作品的模糊美[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03):89-92.

[15]何仲文.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国文学意境的审美建构[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02):121-122.

[16]李鸿.接受美学、格式塔心理学与文学批评[J].荆州师专学报,1989,(03):28-33+36.

作者简介:黄榆晴(2005.3-),女,汉族,福建省泉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